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甫田集卷二十二

明 文徵明 撰

題跋一十八首

跋宋通直郎史守之告身

右通直郎史守之告身一通宋主管成都玉局史守之所受守之鄞人越國公浩孫衛王彌遠之姪仕不甚顯人鮮知者而家傳載其事頗詳謂其志行不苟嘗心非其叔父彌遠所為著昇聞錄以寓規諫按守之禮部侍

郎彌大之子彌大仕乾道淳熙間亦不以父越公為是
是宜守之之不得於彌遠也又謂其避勢遠嫌退處月
湖與慈湖諸公講肄為樂寧宗書碧沚字賜之令吾吳
中藏書家所收古書有舊學史氏及碧沚印者多其遺
書信清修好學之士也但謂淳熙十一年以祖蔭補官
避叔父忠獻嫌奉祠主管玉局忠獻即彌遠也按彌遠
開禧三年丁卯誅韓有功始自禮部侍郎資善堂翊善
進同知樞密院事上去淳熙甲辰二十有三年時彌遠

仕猶未顯不應已有避嫌之舉且告以宣教郎磨勘轉通直郎宋制三年一磨勘通直去宣教才一資耳告受於嘉定三年則請祠當在開禧之末正彌遠用事之始彌遠嘉定元年自同知樞密進知院事尋兼叅知政事十月遂與錢象祖同為左右丞相十一月以母喪罷明年五月起復為右丞相時象祖已先罷故此告稱左丞相闕而於右相之上加起復字葢至是猶在服中也守之後以嘉定十七年起倅嘉興力辭不就以朝奉大夫

致仕是歲茂陵崩彌遠矯制立理宗益擅柄用事守之固未休致豈亦有意耶守之八世孫大行人立模得此告於族人裴池成軸自記顛末復徵余言夫守之行誼之髙與夫此告授受所自諸公論著已詳獨歲月出處稍異恐不可傳信畧為考訂如此

題吳仲仁春遊詩卷後

右詩一卷律絶共四十有五篇辭旨清麗書法遒美蓋前元時吳壽民仲仁者游吳中與諸文士春游倡和之

作而書筆悉出錢良右翼之翼之吳人號江村民雅以書學名家而詩律尤精有高行年六十七卒於至正七年此至元三年書時已六十餘矣真行間出姿態橫生不少衰竭吳人徐宗毓氏藏此使人持以示余余惟吳中山水深秀自昔多文人游寓于時未被兵故得從容文酒如此壽民吳興人出處本末不少概見惟趙文敏嘗叙其詩所謂南山樵吟者稱仲仁不以家事廢學故其詩清新華婉有唐人餘風然其詩竟亦不傳非此卷

之存固不能識其妙也

題歐公二小帖後

歐公嘗云學書勿浪書事有可記者他日便為故事且謂古之人皆能書惟其人之賢者傳使顔公書不佳見之者必寶也公此二帖僅僅數語而傳之數百年不與紙墨俱泯其見寶於人固有出於故事之上者邪

題李西臺千文

西臺書世不多見此卷千文結體遒媚行筆醇古存風

骨於肥厚之內按黄文節公廷堅評西臺書肥不剩肉如美女豐肌而神氣清秀又謂其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律令觀此書信不誣也惟是題名為隱語或以為疑然宋元題識數人皆極稱賞而所謂柱史裔孫者固寓李姓其間也此其事雖不可考要之為西臺書無疑其中殷敬匡恒字皆有闕筆蓋翼宣藝真四廟諱也建中真宗時人故所諱止此然玄朗字真廟以之事神尤所深禁而不避者蓋祥符五年始上聖祖尊號詔天下

不得斥犯二字而此景德二年書寔前五年也鄒君光懋世寶此卷余借留齋中數月因題而歸之

題玉枕蘭亭

玉枕蘭亭相傳褚河南歐率更縮而入石者按桑世昌蘭亭考備著傳刻本末所疏不下百本而畢少董所藏至三百本並不言玉枕疑是近世所爲柳文肅云賈魏公家數本如玉枕則是以燈影縮而小之豈此刻即始於秋壑邪又秋壑使其客廖瑩中叅校諸本擇其精者

命棻工王用和刻於悅生堂經年乃就特補勇爵酬之所謂悅生蘭亭也今世亦罕得其本余僅一見於沈石田家精妙不減定武此玉枕本有秋壑印及右軍像而刻搨亦精豈亦出用和之手邪余嘗收得一本與此稍異葢又别刻也楊文貞云玉枕蘭亭有二一在南京火藥劉家一在紹興府二石今皆不存不知與此本及余所藏本同異要皆不易得矣

跋宋高宗石經殘本

右小字石經殘本百葉約萬有五千言前後斷缺無書人名氏余考之葢宋思陵書也按紹興二年帝宣示御書孝經繼書易書詩春秋左傳論孟及中庸大學樂記儒行經解總數千萬言刻石太學後孝宗建閣奉安名曰光堯石經之閣即此是也葢思陵平時極留意字學尤喜寫經嘗曰寫字當寫經書不惟學字又得經書不忘此書楷法端重結構渾成正思陵之筆但所書惟易春秋左傳又皆不全視全本百分之一耳又按元初楊

璉真珈發宋諸陵造塔取故經石為塔址為路官申屠
遠所遏而止然石經竟亦散落國朝宣德初呉文恪
公按浙命有司追訪所存無幾矣此本雖殘缺要不易
得況紙墨佳好猶是當時搨本又可多得哉唐君伯虎
寳藏此帖余借留齋中累月因疏其本末定為思陵書
無疑正徳十二年歲在丁丑夏端陽日跋

題香山潘氏族譜後

近世氏族不講譜牒遂廢非世臣大家往往不復知所

系出今吳中士夫之家有譜者無幾或以世次不遠遠者又文獻無可徵遂皆不復著録嗚呼文獻無徵世次不遠豈非其前人之失乎及今弗葺則後之人將益遠而無所傳承或至宗緒顛錯少長失次又誰執其咎耶潘氏自宋雲卿下至崇禮八世矣崇禮又有子若孫將十世而不已其世數不可謂不遠而所與遊若倪元鎮若周伯器近時若吳文定公若李太僕應禎若沈石田先生皆一時名碩皆有詩文相贈遺其文獻又不可謂

不著也崇禮譜錄聚集使數百年文獻灼然可徵其有功潘氏不旣厚矣乎所可恨者元鎮以前非無文獻雲卿以上非無世次特以前人失錄無所於考今之所爲亦惟使其子孫他日無遺恨云爾余雅聞崇禮之賢而吾友蔡九逵又數爲道之嘗邂逅一見悃愊愿謹古所謂孝友力田之士也他日使其子鋹以此譜相示嘆其用心之勤貽謀之遠爲題其後而歸之

題郭忠恕避暑宮圖

畫家宮室最難為工謂須折算無差乃為合作蓋東於繩矩筆墨不可以逞稍涉畦畛便入庸匠故自唐以前不聞名家至五代衛賢始以此得名然而未為極致獨郭忠恕以俊偉奇特之氣輔以博文強學之資遊規矩準繩中而不為所窘論者以為古今絕藝此卷水殿圖千榱萬桷曲折高下纖悉不遺而行筆天放設色古雅非忠恕不能也宣和御府所藏三十四種有明皇避暑宮圖四此豈其一邪舊傳此為釣鼇圖按趙與時賓退

錄載唐人酒令有釣鰲圖一卷刻木爲鰲魚沉水中釣之以行勸罰此圖有鰲魚之類浮水面豈避暑時用以行酒邪其事不可考而此圖則避暑宫無疑矣忠恕字恕先洛陽人通九經尤精小學仕漢爲湘陰令從事謝去周世祖召爲周易博士貶乾州司戸秩滿不仕宋初復召爲國子監主簿後竟尸解事具東坡集而畫譜稱忠恕字國寶不知何許人與坡集所記不同要爲怪誕不經之人然其畫法之妙則不可揜也中書舍人王君

子貞出以相示遂為記此正徳十四年巳夘七月既望書

題趙仲光梅花雜咏

趙仲光書雖不脫文敏家法而行墨結字微有不同王子敬云外人那得知要之不可臆論也今世傳文敏及仲穆書不少而仲光書獨不多見至其詩尤不易得金陵許彦明藏其咏梅花雜咏多至五十首可謂富矣仲光號西齋晚居吴中與崑山顧仲瑛交仲瑛稱其風流

文雅有王孫風度而無紈綺故習觀於此詩有可想者

文敏三子長亮次即仲穆仲光其季也或以爲次子豈以亮早卒無所見邪已夘秋題

跋唐李懷琳絶交書

右唐胄曹条軍李懷琳所摹絶交書今監察御史安成張公鰲山所藏雙鈎廓填筆墨精絶無毫髪滲漏葢唐摹之妙者按海嶽書史及東觀餘論並言懷琳好作僞書世莫能辨令法帖中七賢衞夫人等帖皆出其手而

唐竇氏述書賦亦云奚有懷琳厥蹟疎壯假他人之名字作自己之形狀觀此則懷琳在當時已推其摹搨之工矣此書相傳臨嵇康本而此卷後有右軍字不知何也續法帖雖載此書亦不言其臨何人惟張彥遠云嘗見叔夜自書絶交書云云故黄長睿以為此書唐世尚存懷琳見而倣之且謂中有古字非能自作愚按此帖字蹟多類右軍在前若劉伶阮籍字畫雖佳然皆疎宕縱逸非若此帖精神沓拖行間茂密卓然名家也且其

文與文選所載微有不同尤不可曉而長睿云此書去七賢衛夫人遠甚葢亦有所疑也豈右軍嘗書此帖而懷琳摹之邪抑懷琳好右軍之蹟倣而為之邪正德庚辰十一月晦跋

跋吴中三大老詩石刻

右宋吴中三大老詩皆為樂圃先生作信安王涣之書以入石者三老元絳字厚之天聖進士官翰林學士叅知政事太子少保致仕家郡城之帶城橋程師孟字公

閣景祐進士官集賢殿修撰京東安撫使正議大夫致仕後授光禄大夫家郡城南園之側晝錦坊盧華字仲華本德清人慶歷進士乙科歷官知廣南提點刑獄光禄卿致仕後遷通議大夫退居吳中令吾家所居相傳為公故址傍有盧提刑橋尚存涣之衢州常山人王介之子元豐進士官吏部侍郎寶文閣學士知中山府其兄漢之嘗為吳郡故涣之嘗遊於吳樂圃先生朱氏名長文字伯原元祐進士本州教授秘書省正字以疾解

任序之詩敘稱同年光禄者伯原之父公綽也樂圃在
今雍熙寺之西已廢為民居吾友朱性甫相傳為樂圃
之後故此石留其家性甫没不知所在邢君麗文得拓
本裝池成軸顧其字畫多已刓缺恐益遠而遂失之俾
余重書一過併疏其大略如此

跋宋高宗御製徽宗御集序

右宋高宗御書叙文一首前有斷簡後稱臣稱名蓋御
製徽宗御集序也按紹興二十四年九月己巳宰臣進

呈徽宗皇帝御集凡百卷上自序之權奉安於天章閣今序文無歲月豈即當時所上耶後有龍舒故吏胡缺跋亦無歲月第云書于袁桷清容齋蓋元文清公伯長所藏伯長自跋亦缺其後按伯長生咸淳二年宋亡時才十有四歲胡跋蓋作於易世之後故不書年觀其書龍舒故吏而不稱臣可見已又云集藏敷文閣而史云天章按杭宋内府寶文等十閣並貯諸帝御集而敷文寔徽宗集所在天章則屬真廟而史云權奉安者豈當

時敷文未成邪然前此侍臣已有帶敷文學士者而當時秦熺寔為奉安御集禮儀使鄭重如此不應閣尚未成此皆不可曉也惟宋多右文之主自真宗而下皆有御集多至數百卷今皆不傳而其所以為世輕重實不在此高宗翰墨尤號名家此文既典雅而翰札尤精然胡袁題識皆徵致不滿之意誠以帝王之學自有所重也

題東坡墨蹟

右蘇文忠公與鄉僧治平二大士帖趙文敏以為早年真蹟按公嘉祐元年舉進士六年辛丑中舉制科遂為鳳翔僉判越四年治平辛巳召判登聞鼓院尋丁憂還蜀至熙寧二年己酉始還朝監官誥院四年辛亥出判杭州此書八月十六日發中有非久請郡之語當是熙寧中居京師時作蓋公治平中雖嘗居京然乙巳冬還朝而老泉以明年丙午四月下世中間即無八月又其時資淺不應為郡故定為熙寧時書於時公年三十有

四矣公書少學徐季海姿媚可喜晚歲出入顔平原李北海故特健勁渾融與此如出二人矣帖故有二紙元季為吳僧聲九臯所藏九臯嘗住石湖治平寺以此帖亦有治平字遂留寺中且刻石以傳而寔非吳中治平也九臯既没此帖轉徙他所而失其一吾友張秉道世家石湖之上謂是山中故實以厚直購而藏之畀余疏其大略如此

跋東坡學士院批荅

右蘇文忠公學士院批荅五道賜樞密安燾辭免恩命三賜户部侍郎趙瞻門下侍郎孫固各一按文忠内制集載賜燾不允批荅凡十有三此前二首元祐二年六月作後二首元年七月作趙瞻者作於三年三月孫固作於四月按固以元祐三年四月壬午守門下侍郎而燾爲右光禄大夫依前知樞密院事瞻爲樞密院直學士簽書院事三人同日被命先是燾以元年閏二月乙卯自同知樞密進知院事爲言官論列三月遽罷至次

年六月竟祓初命此二首蓋當時之詞也後人以三人
並命因列於此而寔非也後乃同知樞密乞退時所荅
當在二首之前不知何故反列於後而其詞與集微有
不同瞻所賜乃户部侍郎求外補時所荅而集中别有
賜瞻辭免荅書二首寔與固同日月而此首當是未受
簽書之前宜其與固前首日月不同也最後祈雨道場
齋文亦載内制集中而其文亦微有不同仰惟天命集
作天人之師當以集本為是也按文忠元祐元年十二

月入為中書舍人尋遷翰林學士知制誥至是恰兩年耳明年三月遂出知杭州於是公年五十有四矣此卷舊為寧波袁尚寶家所藏余往歲嘗見乃是冊子不知何人聯屬為卷遂至顛錯因李君仁甫出示疏其略如此若公文章翰墨之妙固不待區區論述也

跋江貫道畫卷

右元季諸人題江貫道畫卷貫道名參南宋人居雲川畫師董巨畫法之妙余雖不能識而諸賢題詠皆清麗

可喜至於字畫亦皆精謹不苟視近時大書狂語動輙滿卷者有間矣詩凡二十有五篇其尤知名者十有八人青丘子爲高啓季迪長洲人國初與修元史官翰林編修終户部侍郎張適字子宜號甘白生仕終宣課大使王彛字常宗本蜀人流寓嘉定與修元史不仕而歸後與高啓皆死魏觀之禍徐賁字幼文自毘陵徙居吴之齊門號北郭生仕終河南布政周南老字正道濂溪之後居長洲仕元浙省理問國初名議太常郊祀

禮癸臨安居住韓宜可字伯時越人仕終陝西叅政杜環字叔循廬陵人隨父居金陵仕爲贊禮郎終晉王府錄事有行義事具宋濂所作小傳金問字公素一字公邁仕宣德中爲禮部侍郎錢紳字孟書仕終鄞縣教諭陳紹先字宗述元儒陳叔方之子仕終王府紀善年九十餘張倫字文伯仕爲太醫院御醫青城山人爲王璲汝玉傅仁廟爲太子贊善卒贈太子賓客謚文靖陳繼字嗣初名爲五經博士終翰林檢討倪瓚字元鎮號雲

林子無錫人陶隲字彥珩雲間人下同字孟符張冐字繼孟號夢菴南郭㫋爲許觀瀾伯與下張俱吳人有高行已上五人皆不仕而倪尤同時别有許觀亦字瀾伯洪武狀元及第仕建文時侍中後守安慶死靖難時乃安慶人與此許觀不同而皆有文學不知此詩誰作也

題張丞齋備遺補贊

自古國家未嘗無骨肉之變而唐太宗之事出於不得已然不免後世之議者春秋責備之義也我朝壬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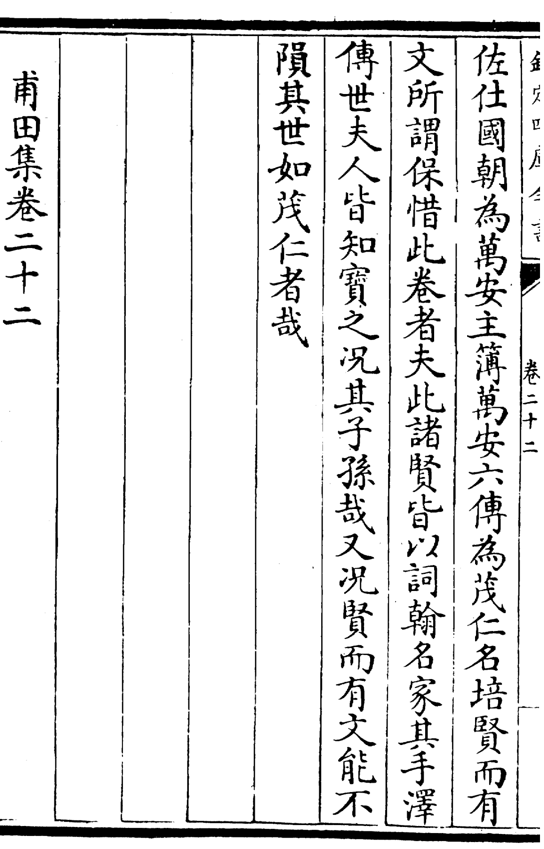
之際事出非常視臨湖之變尤為有名而一時死事之
臣獨視王魏諸人有光焉則是我國家元氣之正與
夫作養人材之盛有非前世所能彷彿萬一也惟是
一朝史事廢缺統紀不傳寔非細故文皇晚歲稍稍悟
悔蓋嘗形諸言矣而當時無將順之者遂使一時之事
泯沒不傳則於靖難諸臣不能無責焉自睿皇以還國
禁漸弛乃令遂不復諱故革除遺事備遺錄次第梓行
而一時死事諸臣遂傳於世於是有以見忠義之事不

可終泯也有志之士讀其事而慨其人低佪慕仰往往形諸錄賛豈惟以其人哉亦思所以補史氏之缺也觀企齋先生張公所補二十九賛辭義嚴正氣槩凛然意將追而及之於是先生年六十忠義之氣老而彌堅足以知其生平之所養矣某末學晚生知慕前烈亦嘗竊識一二而不能有言者不敢言也因讀斯賛輙書於後以識余愧

跋金伯祥瞻雲詩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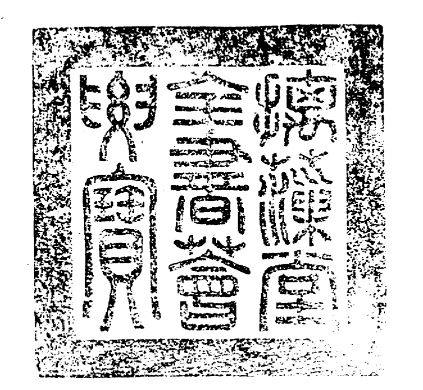
右瞻雲軒詩文一卷元季諸名賢為金伯祥氏作伯祥名天瑞世家長洲之笠澤富而有文且篤孝義所交游皆一時名流故所得詩文為多此其一也此卷序一詩共八首叙為陳基作基字敬初天台人至正間留吳仕張氏為學士院學士别號韋羌山人又號夷白子有夷白集行世詩首篇為楊維楨所謂鐵厓先生本會稽人晚居浙江泰寧丁卯進士元為江浙儒學提舉國初嘗徵入不仕歸卒次倪瓚字元鎮號雲林子無錫人不

仕有高行又次兪大年字昌齡號西澗維揚人避兵吴門張氏用為衆謀稱為蘇學士而寔未嘗仕也周砥字履道號匊溜生本吴人寓居無錫又居宜興晚居會稽死於兵吴穀富春人吴復見心之子父子皆鐵厓門人李繹字叔成錢塘人與陳義皆嘗仕張氏不甚顯故不得其詳此詩七首二首為瑞竹詩亦為伯祥作者按瞻雲詩當時賦者盖不止此此數篇特以諸公手筆故其子孫尤加保惜如此餘存家集固可考也伯祥有弟天



佐仕國朝為萬安主簿萬安六傳為茂仁名培賢而有文所謂保惜此卷者夫此諸賢皆以詞翰名家其手澤傳世夫人皆知寶之况其子孫哉又况賢而有文能不隕其世如茂仁者哉

甫田集卷二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黄昌禔

謄録監生臣蔡枝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莆田集卷二十三至二十五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甫田集卷二十三

明 文徵明 撰

題跋七首

題蘇滄浪詩帖

右宋蘇子美古詩一百五十言留别原叔八丈蓋王洙原叔也詩語峻拔意氣悲壯歐陽公謂其㢘放後時發憤悶於歌詩殆此類也字畫出入顔魯公徐季海之間而端勁沉著得於顔公爲多當時評者謂爲花發上林

月滉淮水豈其然乎按子美慶歷四年丙戌十一月坐監進奏院會客事除名徙蘇州此詩後題乙酉清明日則是被放之三閲月也時原叔以天章閣侍講史館檢討黜知濠州正坐子美事故詩云遂令老成人坐是亦見斥時子美年三十有八原叔五十一故有老成及八丈之稱又有令來濠州涯及明日又告行等語當是隨原叔至濠及是乃别耳其後子美竟以慶歷八年卒於蘇凡在蘇四年宜其遺蹟流傳吳中為多去今數百年

所謂滄浪亭者雖故址僅存亦惟荒煙野草而已至於文章翰墨不少概見宣和書譜謂雖斷章片簡人皆傳播豈在當時已不易得耶此詩雖非蘇事而寔赴蘇時作少宰徐公子容以為郡中故實因重價購得之俾徵明疏其大略如此若其志節履行具正史者茲不復云

附錄原稿

舜欽作詩留别原叔八丈閤下

交道今莫言難以古義責錙銖較利害便有太行

隅余生性濶疎逢人岀胷臆一旦觸駭機所向盡戈戟平生交游面化爲虎狼頷謗氣慓烈中之若病疫遂令老成人坐是亦見斥既出芸香署又下金華席摧辱寔難任官名器非惜罪始職於予時情未當隙令來濠州涯日夜自羞惕高風激頹波相遇過平昔白玉露肺肝晴雲見顔色乃知天壤間自有道義伯明日又告行嗟嗟四海窄慶歷

乙酉清明日書

題趙松雪書洪範并圖

右趙文敏公書尚書洪範并畫箕子文王授受之意為圖畫既古雅而小楷精絶殆無遺恨但無歲月可考嘗見公所書莊子馬蹄篇乃初被召為兵部郎中時書其筆法與此正同疑此亦當時之作維公以宋之公族仕於維新之朝議者每以為恨然武王伐紂箕子為至親既受其封而復授之以道千載之下不以為非然則公獨不得引以自葢乎公素精尚書嘗為之集註今皆不

書而獨書此篇不可謂無意也因崦西徐公出示爲著此語以備折衷不知公以爲何如

書馬和之畫卷後

右馬和之畫相傳爲清谿默易圖葢寫唐人髙駢詩意按荆州記臨淮有清谿山山東有泉泉側有道士舍所謂清溪道士也此圖一羽人趺坐榻中一人褰裳回顧若有所指陳二從者却立一執卷一捧古鼎二鶴一飛一止初無所謂洞門碧窓滴露研硃之狀疑自寫他事

而後人目爲清溪耳若其筆法之妙則非和之不能和之紹興間人畫師吳道玄好用掣筆所畫多經書故事思陵尤愛其畫每書毛詩虛其後令和之爲圖此或其遺簡不可知也

題張即之書進學解

右宋張即之書韓文公進學解即之字温夫別號樗寮參政孝伯之子仕終太子太傅直秘閣歷陽縣開國男其書當時所重完顏有國時每重購其蹟史稱即之博

學有義行而袁文清師友淵源錄亦言即之修潔喜校
書經史皆手定善本語乾道淳熙事先後不異史官書
蔽其名按皇宋書錄即之安國之後甚能傳其家學安
國名孝祥仕終顯謨閣學士所謂于湖先生孝伯之兄
即之之伯父也其書師顏魯公嘗為髙宗所稱即之稍
變而刻急遂自名家然安國僅年三十有八而即之八
十餘咸淳間猶存故世知有樗寮書而于湖書鮮稱之
者此書無歲月可考而老筆健勁大類安國所書廬坦

河南尉碑豈所謂傳其家學者耶周誥商盤下缺一字
寔徽宗御名韓文商本作殷豈亦以諱避就耶故浙江
叅政崑山張公敔之舊藏此冊公卒無子圖書散失從
孫比部員外允清以重直購之允清所謂惓惓於此豈
直字畫之妙而已後之子孫尚知所寶哉

題希哲手稿

右應天倅祝君希哲手稿一軸詩賦雜文共六十三首
皆癸卯甲辰歲作於時君年甫二十有四同時有都君

元敬者與君並以古文名吳中其年相若聲名亦略相下上而視君尤古邃奇奧為時所重又後數年某與唐君伯虎亦追逐其間文酒倡覊不間時日於時年少氣銳倜然皆以古人自期既久困場屋而憂患乘之志皆不遂惟都君稍起進士仕為朝官君與唐雖舉於鄉亦皆不第君後雖仕亦不甚顯尋皆相繼下世余視三君最為庸劣而仕亦最後嗚呼三君已矣其風流文雅照映東南至今猶為人歆羨余雖老病韋存而潦倒無聞

不足為有無也此卷雖君少作而鑄詞發藻居然立勝至於筆翰之妙亦在晉宋之間誠不易得也嘉靖十五年丙申上距成化癸卯五十有四年而視君下世亦十有一年矣是歲三月廿二日某題時年六十有七

溪山秋霽圖跋

右溪山秋霽圖故鄉先生陳汝言所畫汝言字惟允號秋水本臨江人又天倪先生明善得吳草廬之傳流寓吳中二子汝秩汝言並有文學汝言尤倜儻知兵至正

末張士誠既受招安辟為太尉叅謀貴寵用事國初
為濟南幕官坐事卒妻金氏守節教其子繼以文學名
於時仁廟名為五經博士終翰林檢討所謂嗣初先生
也此畫惟允未仕時作一時題識者二十有三人皆知
名之士今可考見者二十人鄭元祐字明德遂昌人寓
吳少脫骱任左手號尚左生元末老儒嘗仕為平江路
學教諭終江浙儒學提舉所著有僑吳集遂昌雜錄朱
德潤字澤民宋睢陽五老朱貫之後博學能文尤工畫

趙文敏公薦入翰林終征東儒學提舉所著有存復齋稿今尚書王峯先生五世祖也倪瓚字元鎮元季高士清真絕俗所謂雲林先生也張監字天民丹陽人寓吳中二子經緯皆仕張氏有名陳植字叔方寧極先生子徵之子性孝有文亦能書畫元季不受徵辟以隱約終饒介字介之番陽人號華蓋山樵自翰林應奉出僉江浙廉訪司事張氏承制以為淮南行省叅政工詩尤以行學擅名蔣堂字子中泰定鄉試舉人元季不仕國初

為嘉定州學教授周砥字履道號匊溜生吳人寓居無錫後與馬孝常避兵宜興有荆南倡和集陳秀民字庶子號寄亭又時稱四明山道士博學善書仕張氏為學士院學士秦約字文仲其先淮人後徙崇明洪武初應名試慎獨賦拜禮部侍郎改溧陽教諭所著有海樵集王蒙字叔明號黃鶴山樵趙文敏外孫善書畫洪武中官泰安知州坐事卒陸仁字友仁崑山人張憲字思廉號玉笥山人有玉笥集岳榆字季堅宜興人顧阿瑛

字仲瑛號玉山樵者崑山人有文學家富好客時稱豪士元季削髮讀佛書以避張氏國初徙鳳陽卒陳汝秩字惟寅即惟允兄不仕張氏倪元鎮所謂外混光塵中分涇渭者蓋獨行之士也王行字止仲博學知兵洪武中為郡學訓導後遊京師坐藍玉黨卒先是惟允貴顯時行為門下客惟允卒後其子繼從行學故其辭稍倨惟允壻劉政見之駡曰此吾外父食客那得稱吾友以筆抹之令抹筆隱然猶存劉政字用理建文己卯解

元方正學門人嘗草平燕策病未及上聞壬午之變嘔血死無子祭酒劉文恭其嗣子也俞貞木本名禎後以字行別字有立石澗先生玉吾之子元季不仕國初知樂昌都昌知縣清苦篤學敦行古道建文中坐事卒袁華字子英崑山人能詩尤長於樂府洪武中郡學訓導以子被罪坐累卒所著有耕學稿此卷世藏陳氏今歸吾友江西參議王君直夫蓋陳氏壻也其畫嘗爲妄人裂其半直夫以余嘗見元本俾爲補之而題其後并

疏諸人事行如此

跋李龍眠孝經相

右龍眠居士李伯時所畫孝經一十八事盖摘其中入相者而圖之按畫譜所載御府伯時畫一伯有七中有孝經相此卷盖宣和所藏然無當時印識而有紹興小璽豈南渡後又嘗入秘府耶伯時喜畫古賢故事每薄著訓戒則孝經相當非特一本此殆別本也伯時之畫論者謂出於顧陸張吴集衆善以爲已有能自立意不

蹈習前人而陰法其要其成染精緻俗工或可學至於率略簡易處終不及也此昔人定論余不容贅言若其文學人品在東坡山谷之間而博學精識出劉貢父之上官京師數年不一迹權貴之門佳時勝日載酒出遊坐石臨流翛然終日山谷謂其風流文雅不減古人而為畫所掩然而卒亦不能掩也

莆田集卷二十三

甫田集卷二十四

明 文徵明 撰

祭文十一首

祭劉美存文

於戲美存木之美材玉之良璞不繩而治匪刀而琢生華貴之門而不為驕矜有高明之姿而不忘問學才優剸割而處家不煩是晦其能志在貫總而舉子得雋用掄其博蘭情款款人與其誠玉色温温天授之懿凡君

之具匪貴則壽人之期君必大而遠蓋方享之有餘不圖甫行而遇蹇始場屋之屢蹶尚歲年之未晚豈謂名花之方然竟不俟實而先斂歲行辛酉時復大比命數已極學力斯至何一疾之長終曾旬月之不俟三旬之壽不副其德一第之榮竟齎其志嗚呼美存其何至於此極耶孤兒始孩老親萬里匪生世之足悲方身後之無倚目將不瞑心寔不死嗚呼美存其何至於此極耶君之尊人方衍澤西川宜有令子而君卒以身死至君

之身聰明才達宜承厚蔭而竟厄於命是皆造物之所為有不可以言語而致詰既非人力之致豈亦事變之極也嗚呼美存在庠校為才諸生於家庭為佳子弟朋友有推分之情鄉曲有長者之譽自君之亡舉城嗟吁好惡之私不足深據耳目之衆其何可塗縱所履或愆於小德終微瑕不揜於良瑜余數人者或親或友或久或近雖所見有未得咸妮君而親厚由茲而觀固非強勉之所能推此以往將舉天下而無疚嗚呼美存所具

者德而所不足者壽所不槩者身而所長享者名吾知有志之士固不以此而易彼而吾徒遊好之私終不能以理而喻情藐一尊之難屬惟既往之猶生

祭徐昌穀文

嗚呼昌穀濯濯淑靈英英異姿伊時之秀維邦之奇昔在髫年頴拔而出排俗違時蹈古而癖著書滿家金鏗玉温孰其非之吾道攸存今昔異宜吾斯有藎稍抑弗伸益閟而肆有英其玉匪終則藏旋收甲科棘寺徊徉

維時孔艱世路云阻用失其才遂為物忤太學之遷寔行其私人皆君惜君自謂宜方適其情班資奚較弗誠於時益泳於道怡情佚志讀書詠詩名斯孔藉病則弗支聖明更化拔幽登俊𣥂與維新君則有命嗚呼昌穀八品之階三十之壽胡付之材而享不有造物有意我則知之殆惜其祉而昌其辭瓌章閎議於今有耀視彼崇資孰則多少嗚呼昌穀在昔家食不妄交游惟吾二人心孚分投出入偕遨有無通假期惟暮終有允弗

舍雲泥異趣差池歲年身世乖隔心則弗遷疇昔之時
惠言繾綣謂當南還展笑非遠曾未幾時訃音來馳丹
旌在目遽哭君幃嗚呼昌穀百年悠悠君歸何遽豈無
他人孰如君故嗚呼昌穀有官有家亦既有子名與世
長庶其不死

祭黄提學文

吳郡諸生文某王寵謹具香帛之儀緘詞敬祭於尊
師提學先生黄公之靈嗚呼士死知已道義攸關匪

惟斯今維古則難故有終日相逐而不能相諒者矧復貴賤相懸曾無一日之雅而欲投情推分於一言一字之間嗚呼此余二人所爲聞公之訃恨不能從公而不忘涕淚之潸也粤在曩歲公來督學振溺起衰蹈厲揚搉余二人者或以頽墮或在童孱偎以薄劣荷公陶甄與進則隆教詔無已蓋將達其致用之材必欲致之奮庸之地觀其吹薦之勤用情之至使人中心銜感而直欲爲之死也顧某等鄙眛弗率無所用成方將湔濯自

厲以求無負於知已無累於高明豈圖一再見之後而

契濶死生已邈乎其難憑嗚呼升沈榮辱在吾二人者

固不可必而我公不可復生矣嗚呼悲哉嗚呼痛哉

祭土地文

夫居止所在有神司之而神之所職静惟其宜自我先

君奠居於此延及某叨庇多矣今者偶葺先廬稍加充

拓自春徂秋屢有興作築斯鑿斯不無冒犯迄始而終

罔有災患凡此平寧孰非神惠有德弗報我則有罪歳

云暮矣我居告成敢脩薄薦用答神靈

祭陳以可文

嗚呼以可崢嶸佚蕩之資慷慨邁往之氣金貂貴介之習磊落有為之志今皆已矣不可見矣嗚呼哀哉方其少也侍親官遊翺翔京國入修子道出應賓客文采風流照映奕奕起家郎吏遂用恢宏高居甲第揭揭軧軧妙舞婕娟綺筵狼籍張弛逶迤十年一日數致千金緣手散去曽無吝情亦弗終敝比其晚節悉反少習從

事耕桑丘園自適行阡履陌居然逸民回視曩昔如出兩人嗚呼以可不試其才用之畝畞射時高下盡地薄厚莫不適宜莫不可守再起其家足貽厥後所以然者由其具明智之德是以識四時之運能與時而消息故隨行而困困殆不忝所謂名卿之子孫而寔一時之雄俊也某不佞齪齪自全視君高朗奚啻天淵然幸不忘通家之好又重以文字之契所謂水火其性而膠漆其誼也二十年來氣浹情怡有無通假過失相規嗚呼以

可今則已矣孰知我貧孰相我事契濶死生方從此始嗚呼哀哉方君病革之時正我失解之日君猶慰我執手太息蓋能了死生之際而略無兒女子之戚也曽一語之不覉乃千載之永隔嗚呼哀哉嗚呼痛哉

鄉里祭沈都憲文

維公純篤之性清明之質貞白之操粹美之德公材則多公學無頗升從俊良翹然制科出典方州入司法比以莫不優式隆攸譽西蜀萬里忽把一麾不鄙其民爰

拯其疲載言翼翼翼弗縱弗暴崇正闢邪是興文教一朝難淹起領藩牧直道不回中遭讒逐明廷更化雪冤湔疵輿論弗釋亟踐台司維兹貴竹滇蜀門户梟獍以逆有詔往撫控制有方綏来有德厭難折衝邊用靖謐東人阻饑公時在疚璽書臨門起公往救民則有懐公不少留位望駸駸而疾弗瘳含旃来臨保兹素履清慎之稱至形天語優游桑梓曽無幾時胡不憖遺遽焉長辭訃徹中朝天子有恤龍章煌煌贔屭翼翼凡

此茂恩惟德之致恩則不徳公不可起國失貞幹鄉無老成顒顒爵望悠悠典刑某等忝仕同朝生復同郡出有後先莫不沾潤感兹殄瘁能不嚱吁緘詞致奠言與情俱

祭王于田母文

於惟夫人明順而祥繫宗之淑來嬪于王雍雍令儀翼翼匪懈以承嫥嫜協于中外展矣夫子維時之碩有相則賢式是云匹豈曰能匹亦教有成篤生二子允維邦

禎赫赫中臺煌煌使節儷迹嬿聲奕然並起鸞封鼎養
有來方殷有積斯受胡遽沉淪子失令母夫喪厥良悼
德懷慈以莫不傷豈家則傷中外興歎人為母悲母則
奚憾令名洋洋命服煌煌白髮高堂燁其有光子孫繩
繩後先輝映身享其禁目擊其盛七十三齡考終于家
寵禁斯極壽匪不遐凡兹禁壽世不並有於惟夫人庶
其無負某等鄉里後進稔聞母德矧與令子忝同朝籍
既兹有情能不毋悲爰陳一觴侑此些詞

鄉里祭劉司寇先生文

惟公世出清江族大以顯傳數百年弗替有衍爰遷來吳世德攸隆山川淑靈是鍾我公髙朗特達少則英異起家甲科爲時良吏連宰二邑聲先有爗進陟明廷遂官六察八閩五嶺時維大藩公兩奉使敷溥廉貪糾繩我司激揚我職出入中外以莫不克考攷之遷位不滿才爰從卿少進列中台璽書煌煌天子有命惟此西川爾往作鎮乃靖疆埸乃清時弊迺匡迺襄

式用寧敉文翁之教乖厓之識以公方之過無弗及於時多事允籍謀猷一再往撫寔寬帝憂逆竪盜權讐我善類抉摘推求公遂得罪惟帝仁明事迄以白出自徒中援登台席甫司廷尉即佐本兵周旋臺省進列孤卿乃弼邦刑往司留鑰公業斯隆帝眷方渥胡爾遄歸言保其終寄懷泉石穆然清風優游十年考終故里帝聞有悼恤典優異再錫之祭營葬自公龍章奕奕賁於幽宫嗚呼我公出入三朝年逾八衮遭逢治隆

令名無斁公才既多公享亦厚如公始終世豈多有惟是鄉無老成國隕楨榦忝在鄉人能不悲嘆寄跡朝署望弔無緣緘辭寄奠聊寫憂悁

祭施行人母文

有賢孺人崇川令族既賦之明亦貞而淑乃擇之配于歸于施執孝執物式隆婦儀內嚴嫥婥外誠宗戚俯仰勤誠以莫弗克凡起其家舊德維新爰相夫子為時令人維膠州君賢闢碩士起倅一州式遄歸只維無內顧

用全令名允茲完徳寔相有成豈曰能相亦教弗弛愛不揜嚴是成令子維大行君英英儁造發身制科列官華要爰膺天命使於四方豈維弗辱煯然有光有來馳封弗逺伊邇胡弗少延溘焉長逝懿徳云亡莫不嗟吁矧惟令子痛傷何如某等忝仕同朝寔深悲涕爰奠一觴通家之誼

祭王欽佩文 與陳魯南同祭

嗚呼欽佩君遂止於斯耶始君家食之時交遊數人並

以義氣相得以志業相高以功名相激昻蓋不知古人何如也數年以來相繼登庸各以所能自見而吾二人升朝最晩于時君方秉憲外臺領中州斯文之寄顧以母老念歸飄然解任朝廷惜君之去稍進卿階畀領太僕雖以展君之才寔以便君之養也豈其朝命甫下而太夫人顧已薛堂惟君顧復情深毁裂爲甚某等方爲君憂而君果以是致疾自去秋抵今數月之間傳聞之言日甚一日孱弱之軀加之至性深切勢必難任所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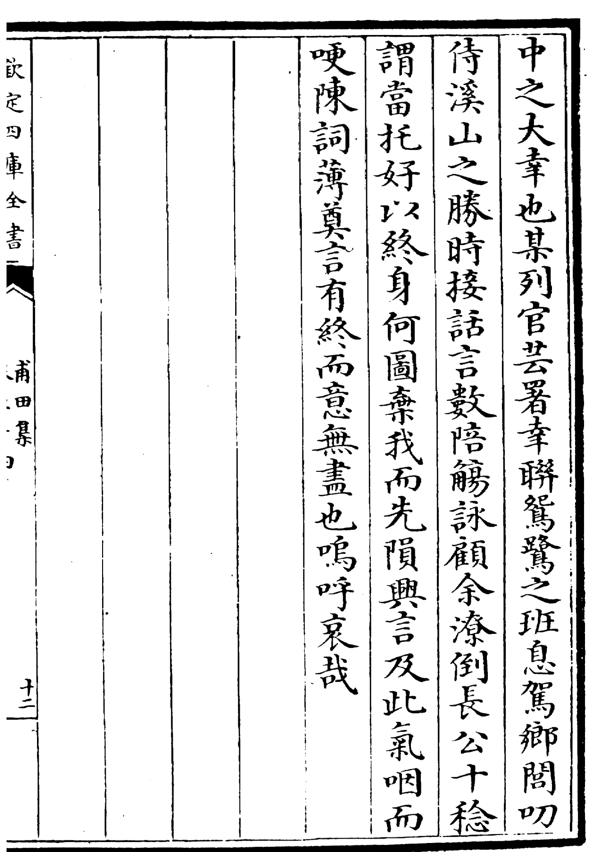
吉人多福天必相之詎意竟此長逝耶嗚呼君起世科績學中秘繼遊郎署出領憲臺宣力中外聲望卓然論者方期君以大用將策勲一時垂烈後世而今遽止於是耶宏偉之才精深之學清貞之德高朗之行今又何可得耶君之先公棘齋先生一代偉人齟齬於時不究厥用天下有遺望焉蓋方有待於君而君又以盛年碩望厭棄明時天意果何所屬耶母喪在殯妻亦去室孤子煢煢一室懸罄君蓋有不可死者而卒死之嗚呼天

乎何其酷耶其等二人聞訃以來相向悲慘不能為情者數日客寄於斯無由撫棺一慟緘詞往奠用致區區嗚呼欽佩今則巳矣不可見矣嗚呼悲哉嗚呼痛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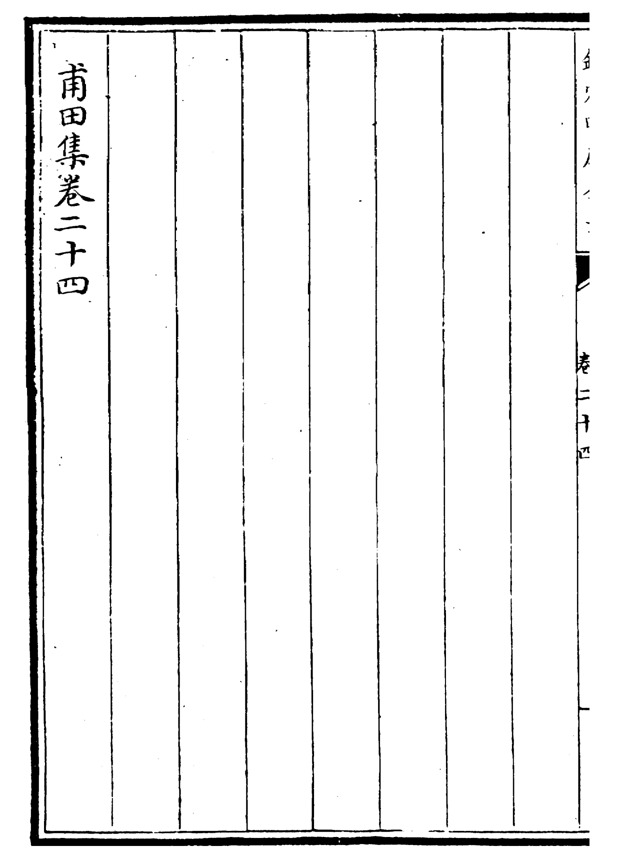
祭徐崦西文

維公祥雅其儀剛明成性修正含弘若淑貞定旣靖有嘉亦儁而穎早升俊於甲科旋淑成於蘭省策名玉署允協輿情侍講金華式當明聖進宣忠讜上洽於淵衷出佐銓衡特膺乎簡命文章政業維聲實之

並流鳳閣麟臺亶後先之輝映既籍籍乎周行式駿
駸乎華近豈其譽者在前而忌者已出於後宦途方
達而此身已落乎陷穽遂枉特達之才投諸閒散之境
乃寄蹟於溪山不失譽於鄉井時垂顧問知聖意之惓
惓久鬱才情矧人心之耿耿謂直道難容雖斃辭乎軒
冕而高才罔棄終致用乎台鼎胡二豎之不仁遂一疾
而長瞑朝野增吁聖心為軫然棄捐淪落雖有負乎眷
勤而哀榮始終卒寘膺乎恤贈茲所謂身死而名存不幸



中之大幸也某列官芸署幸聯鴛鷺之班息駕鄉閭叨侍溪山之勝時接話言數陪觴詠顧余潦倒長公十稔謂當托好以終身何圖棄我而先隕興言及此氣咽而哽陳詞薄奠言有終而意無盡也嗚呼哀哉



甫田集卷二十四

甫田集卷二十五　　明　文徵明　撰

書

上守谿先生書

頃者恭侍燕閒獲承緒論領教實深又承命獻其所為文竊念某自蚤歲即有志於是侍先君宦游四方既無師承終鮮麗澤倀倀數年靡所成就年十九還吳得同志者數人相與賦詩綴文于時年盛氣銳不自量度僩

然欲追古人及之未幾數人者或死或去其在者亦或叛盟改習而其亦以親命選隷學官於是有文法之拘日惟章句是循程式之文是習而中心竊鄙焉稍稍以其閒隙諷讀左氏史記兩漢書及古今人文集若有所得亦時時竊為古文詞一時曹耦莫不非笑之以為狂其不以為狂者則以為矯為迂惟一二知已憐之謂以子之才為程文無難者盡精於是俟他日得雋為古文非晚其亦不以為然蓋程式之文有工拙而人之性有

能有不能若必求精詣則魯鈍之資無復是望就而觀之令之得雋者不皆然也是殆有命焉苟為無命終身不第則亦將終身不得為古文豈不負哉用是排羣議為之不顧而志則分矣緣是彼此皆無所成而長老先生或見其所作從而稱之於人以為能而不知者以為真能也遂相率走求其文往往至於困塞其不能逆其意皆勉副之所求皆餞送悼挽之屬其又下則世俗所謂別號率多强顔不情之語凡其之所謂文率是類也

嗚呼是尚得為文乎然既被長者賞識遂不容以陋劣自晦檢其中得論議十有四首叙事十有五首輒塵尊覽昔張籍皇甫湜雖皆一時豪俊精於文者然其所作視韓愈非其儗也而韓公得其文以為奇從而品目焉而世徒以其常出於韓之門以為是固韓愈氏之徒也相與躋而列於韓氏而天下後世遂不能少其文焉其於籍湜無能比儗而明公則今之韓子也儻不以其為不肖而與進焉使他日人稱之曰是亦嘗出王氏之門

者豈不幸哉干冒台嚴不勝悚怭不宣

三學上陸冢宰書

比承榮膺簡注進秉鈞衡邸報播聞溥海外内莫不鼓舞稱忭況鄉里後生與有光寵者乎恭惟明公累朝舊德盛世珪璋特達光明大雅愷悌出入將相聲望偉然天下之人所為望霖雨於明公者非一日矣今兹端委廟堂進退百官以佐天子出令而運斯世於掌握間固明公分内事也某等猥賤晚末莫展賀私方與四方人

士詠嗟盛德以為天下斯文之慶豈敢意外干犯輒有陳請而事機可乘勢有不容已者亦恃雅度汪濊不深譴責故卒言之竊惟我國家入仕之階惟有學校一途而當時法式章程咸出我太祖高皇帝親定最為詳密而累朝列聖不無少有更張誠以聖化優游涵泳滋久人材蝟興其勢有不得不更者故隨時消息而行者不以為歉論者不以為非蓋自洪武二十五年重定歲貢額數郡學歲貢二人州學再歲三人縣學歲一人當時

人材尚少儒學生徒往往不充廩增正數除鄉試中式之外其餘在學者不過五六年升貢者不出三十歲故其人皆精力有餘入仕可用而其功名政業往往忝於正奏之列無少軒輊也自永樂元年正統二年景泰元年三次開科各處觧送舉人不拘額數遂有頓增至二百名者一時國學人衆乃量減貢額然中間或行或否皆視觧額增損厥後觧額既定而貢額竟不能復坐是學校壅滞遂有垂白不得入仕者於是胡忠安公在禮

部思以通融振塞建行四十强仕之例而士子稍復自振歷五十餘年人材又多學校又大壅滞太原周公在禮部乃舉復洪武二十五年之例然僅僅五年而止迤邐至於今日開國百有五十年承平日久人材日多生徒日盛學校廪增正額之外所謂附學者不啻數倍此皆選自有司非通經能文者不與雖有一二倖進然亦鮮矣畧以吾藴一郡八州縣言之大約千有五百人合三年所貢不及二十鄉試所舉不及三十以千五百人

之衆歷三年之久合科貢兩途而所扳才五十人夫以往時人材鮮少隘額舉之而有餘顧寛其額祖宗之意誠不欲以此塞進賢之路也及令人材衆多寛額舉之而不足而又隘焉幾何而不至於沈滯也故有食廪三十年不得充貢增附二十年不得升補者其人豈皆庸劣蔫下不堪教養者哉碩使白首青衫覊窮潦倒退無營業進靡階梯老死牖下志業兩負豈不誠可痛念哉比聞侍從交章論列而當道者竟格不行豈非以不材

者或得緣此倖進而重於變例乎殊不知此例自是祖宗舊制而拔十得五亦古人有所不廢豈可以一人之故併餘人而棄之或謂四十之例若行則不勝求仕者之多將遂無所位置此又何足病哉令但杜其願受教職之請限以依親之例程其入監之期一時士子幸而解其學校之苦稍紓目前之急莫不甘心自引豈皆以得祿為榮哉不然即有所授亦不至大妨天下之賢即如近時上馬入粟者皆得比於充貢之例循資歷歲亦

皆有所畀授此其人固有能自立者然而倖進者不為不多朝廷所得於彼者幾何遂使紈袴之子得以奪賢俊之路有識者固嘗疾首痛心於此矣明公崛起學校奮身賢科操古人之心負天下之望目歷而知身更而信能不有槩於心今當可為之時在得為之地能不惜一舉手振袂之勞則其事無不濟者若四十之例事大體重不敢覬覦而歲貢二人則是洪武舊制又經近歲舉行伏望留意檢察或因人建言舉行或乘大霈條下

使士子得沾涸轍之恩而仕路無復觇竿之嘆則豈特區區鄉里與有榮澤寔天下斯文之幸也昔宋富鄭公當國而同學友叚希元魏升平猶滯場屋公不欲私於二人乃建一舉三十年推恩之例當時以為盛事後世以為美談近時胡忠安公四十强仕之舉太原周公一歲二貢之例或謂皆有所為而行蓋皆不欲私於一人而必推之天下也二公一代名臣世之論者曾不以此少公而更以為美誠以其能公天下之心而行也若明

公今日之舉則又以天下之心行天下之事初無二公之為則其所成所益又當出於其上不特二公而止也伏惟留意處分天下幸甚斯文幸甚

謝李宫保書

某竊聞薦士之難也昔人以為非苟一而已矣謂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也故以馮衍尹緯之材遭漢世祖王景略之明終日左右而卒莫之省而趙括何人得代廉頗馬謖虛名能惑諸葛甚而周仁許靖之屬土木之

類皆得尊顯嗟乎士誠不易為薦也公卿不薦士久矣非獨令之時然也而令之時為甚豈令之為公卿者皆不復有是心哉勢有所不行也何也科舉之法行也科舉之法行則凡翹楚特達之士皆於科舉乎出之於是乎有以功業策名者有以文章著見者有以氣節行能見稱於時者問之皆科目之士也其間亦有不出此者然而鮮矣此豈科目之學為能盡之世之所尚者在是上之所用者在是是以有志事功有志文章有志節義

行能者皆俛焉求合有司之尺度以求自見於世也夫士之所為固無有能外於事功文章節義者而皆令之科目之所収也然則科目之外豈復有遺材哉有之皆潦倒無成齷齪自守者世固無所用之無所用之則亦無因知之矣至於懐珍抱竒道義自將者方且韜默遠名人又烏得而知之哉彼不知者不必薦也不得而知者不得而薦也其有可知者多是立異徼名工言無實之人柳子所謂士之賊也若是雖謂之無士可也是無

怪乎今之公卿之不薦士也士誠不易為薦也而今之士又有不必薦者科舉之法行也外此而有舉焉不以為迂不適時則以為愚不知人而非笑集其身矣其家世服儒薄有隂祚少之時不自量度亦嘗有志當世讀書綴文粗修士業而受性樸魯鞭策不前加之憂患交攻日以隳廢自弘治乙卯抵今嘉靖壬午凡十試有司每試輒斥年日以長氣日益索因循退托志念日非非獨朋友棄置親戚不顧雖某亦自疑之所謂潦倒無成

齷齪自守駸駸然將日尋矣明公領鎮三吳下邑雖在
治屬閒歲一臨實未嘗彈節其地某在諸生中蓋嘗一
再望見顏色而猥賤無階莫得自前誠使其身有所取
材公固無從見也况其所能所守頹敗若此明公何所
據知遂錄其姓名露章薦之於朝犯迂不適時愚不知
人之議不顧非笑而斷然行之某誠愚不知所以受知
於公者以為誠有材耶彼科舉之士非有甚高難能者
業之三十年曾不得一儁以自振發其效亦可見矣若

夫懷藏道德抱節守貞某寔非其人即其人將自韜約遠引不令公知矣或采聽人言得之游揚又安知其非立異徼名工言無實者哉安知其非趙括馬謖非周仁許靖之儔哉即萬一有焉所為損公不小矣而公豈亦嘗念之哉乃公之意則有在也龐統有言當今雅道陵遲所冀拔十得五使有志者自勵耳某識知陋劣不足辱公而公豈以區區一人而懈其厲人輔世之盛心哉必如郭隗先從隗始之言則某豈不得為燕國之馬首

哉若是則公之於其也又何必知之深見之審而後為能用其情哉然其所以知之見之實有出于至深極審之上者識以明公三朝舊臣出入中外垂四十年好賢禮士聞于天下一時及門之士多矣其文學行義踰于其者亦多矣豈無工言語露才諝以求知於公者公皆不之顧而獨有意于其豈不以求於人者深則得於已者淺也其視一時文學行義之士誠不敢望其後塵而獨不欲求知於人是故雖以公之好賢禮士作鎮吳門

相望一舍而私門無某之跡咫尺之書未嘗一至左右此非高亢自賢而有所要也士之體當然耳使於此有求焉是失其所以為士矣失其所以為士而欲以士薦雖愚人不為也而謂公為之哉某之所以受知於公必有的然當其心者而語言才諝不足云也是故古人之知人也夫惟以古人之道知人則亦能以古人之道薦人用是天子信之宰相受之朝奏夕報而其遂得以自衣被命列官清禁周旋多士之中自顧能薄望卑不應

得此而舉朝不以為非天下咸歆其遇豈不以公之志行素孚於人朝廷中外舉鑒其誠謂其所為惟以輔世勵人為心而非有所私于某也夫始也某未嘗有求於公也而公薦之又不有私于某某之所恃者士之體也公之所操者王公大人之職也士存其體王公大人守其職雖古之至理之世不過如此而所為致之乃在明公一舉措之間某何幸身自際之其所為感公之知歆公之德宜何如其深也或謂明公此舉寔用司寇林公

之言果爾益以見公之德之不可及也昔張安道與歐陽文忠雅不相能及薦蘇明允乃獨屬之歐公謂非永叔不能薦歐公不以張公為嫌卒薦而官之當是時惟知與明允為地他皆不暇計也卒之明允以文章名世議者謂不負為歐公門下士而千載之下歐陽子獨享知人之明林公誠知某也豈不能自薦哉所以必屬之公者以歐陽子待公也某無似視明允無能為役亦圖無負為公門下士耳不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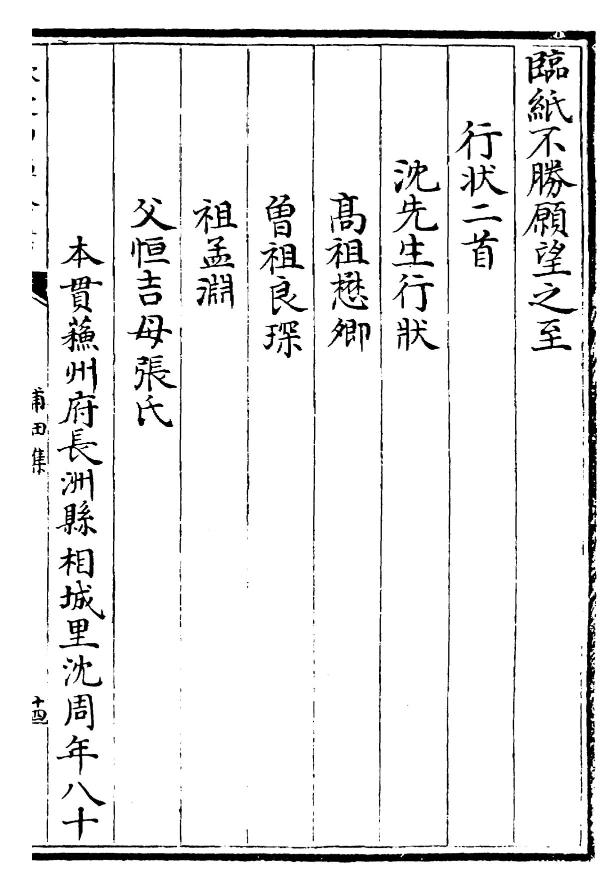
與郡守肅齋王公書

夫聲聞過情君子所恥有損無益賢者不為今大巡郭公欲為其建立坊表出于常格區區淺薄豈所宜蒙深有不自安者自惟潦倒儒生蹙伏里門又以衰病蹇劣不能廁跡士大夫之閒故孳孳退縮非以是為高也今以為賢於他人郡士夫誰為不肖且某在今諸士夫中名位最微人品最下行能才智最為凡劣一旦以為賢而拔出其上冒然居之豈非君子所深恥哉某雖不敢

自托于君子然亦安肯靦然無恥甘于小人之歸哉嘗閲郡志宋蔣堂希魯以禮部侍郎致仕居吳時胡文恭公守郡以其名德因即所居表為難老坊蔣公愀然不樂曰此俚俗歆艷内不足而假之人以為誇者何以至於我也胡公即為撤去當時以為美談迄今傳亦方冊某自視於蔣公無能為役而明公則今之胡公也且某素蒙垂愛其忍以俚俗小人待之哉某雖非足於内者然竊欲自附於知分守己之士以求免于務外為名之

愆惟是憲府崇嚴無由控訴欲望明公轉達此情得賜寢罷寔出至幸也況今歲歉民窮賦無從出一有興作不無動擾此亦明公所宜軫念者且某世居此里自祖父父叔以來世叨薄宦里中父老每為賛喜然于其人寔未嘗有毫髮蔭庇萬一舉事則匠作夫役勞頓寔多夫不能覆庇而反至勞頓豈當時賛喜之意哉彼雖自受其役而區區以一身標表之故坐視其勞亦何能安然不為之意哉徒費財力而又使人不安正所謂無益

而有損竊為明公不取也比者蕭二守願訪首及此事某即欲以此事上凟明公彼時猶以為未必遽爾乃者反覆思之恐一旦文移下督材木既具營繕既嚴則勢不可復止雖欲有言不可得矣緣是不得已輒露血誠先此懇請惟明公曲賜處分倘得幸免則明公之恵不淺淺矣區區此請在于必得若以為非出至誠姑為是退托以激冒時譽則重得罪于左右矣然而不敢避也病繭不前無緣躬叩鈴階謹勒手状令兒子俯伏以請


臨紙不勝顒望之至

行狀二首

沈先生行狀

高祖懋卿

曾祖良琛

祖孟淵

父恒吉母張氏

本貫蘓州府長洲縣相城里沈周年八十

有三狀

先生諱周字啓南姓沈氏别號石田人稱石田先生世居長洲之相城里自孟淵先生以儒碩肇家生二子曰貞吉曰恒吉才美雅飭並有聲稱恒吉號同齋生三子先生嫡長也生而娟秀玉立聰朗絶人少學於陳孟賢先生孟賢故檢討嗣初先生子也諸陳皆以文學高自標致不輕許可人而先生所作輒出其工孟賢遂遜去年十五代其父為賦長聽宣南京時地官侍郎崔公雅

尚文學先生為百韻詩上之崔得詩驚異疑非已出面試鳳凰臺歌先生援筆立就詞采爛發崔乃大加激賞曰王子安才也即日檄下有司蠲其役先生既長益務學自羣經而下若諸史子集若釋老若稗官小說莫不貫總淹浹其所得悉以資於詩其詩初學唐人雅意白傅既而師眉山為長句已又為放翁近律所擬莫不合作然其緣情隨事因物賦形開闔變化縱横百出初不拘拘乎一體之長稍輟其餘以游繪事亦皆妙詣追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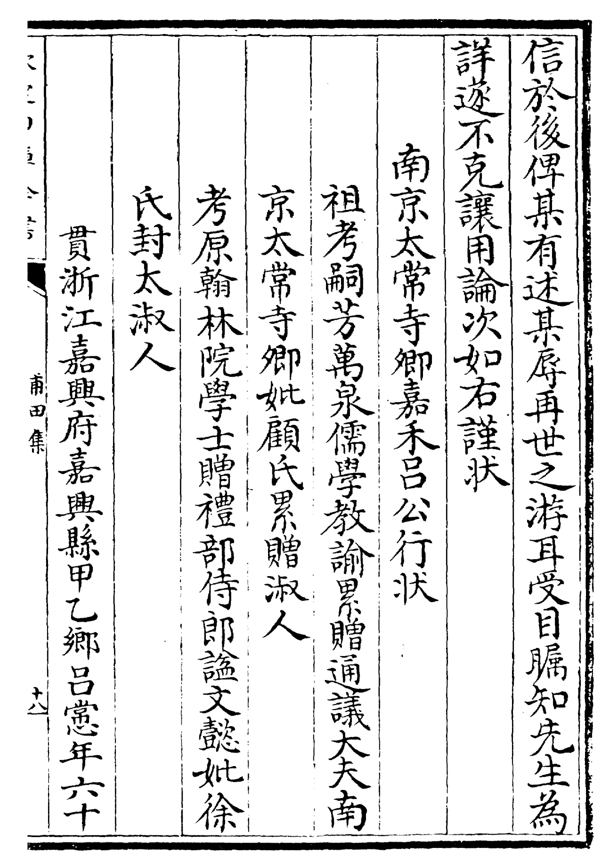
古人所至賔客墻進先生對客揮灑不休所作多自題其上頃刻數百言莫不妙麗可誦下至輿皂賤夫有求輒應長縑斷素流布充斥内自京師遠而閩浙川廣莫不知有沈周先生也先是景泰間郡守汪公滸欲以賢良舉之以書敦遣先生筮易得遯之九五曰嘉遯貞吉喜曰吾其遯哉卒辭不應然一時監司以下皆接以殊禮尤為太保三原王公所知公按吳必求與語語連日夜不休一日論諫先生曰對章伏諫非鄙野人所知然

竊聞之禮上諷諫而下直諫豈亦貴沃君心而忌觸諱耶公遽曰當今之時將為直諫乎抑亦諷乎先生曰今主聖臣賢如明公又遭時倚賴諷諫直諫蓋無施不可公徐出一章示之曰此吾所以事君者試閱之先生讀畢曰指事切而不汎演言婉而不激於諷諫直諫兩得其義矣公以為知言同時文學之士為上官所禮者往往陳說時弊先生不然曰彼以南面臨我我北面事之安能盡其情哉君子思不出其位吾盡吾事而已然先

生每聞時政得失輒憂喜形于色人以是知先生非終於忘世者先生去所居里餘為别業曰有竹居耕讀其間佳時勝日必具酒肴合近局從容談笑出所蓄古圖書罍物相與撫玩品題以為樂晚歲名益盛客至亦益多戶屨常滿先生既老而聰明不衰酬對終日不少厭怠風流文物照映一時百年來東南文物之盛蓋莫有過之者先生為人修謹謙下雖内藴精明而不少外暴與人處曾無乖忤而中實介辨不可犯然喜奬掖後進

寸才片善苟有以當其意必為延譽于人不藏也尤不忍人疾苦緩急有求無不應者里黨戚屬咸仰成焉平居事其父同齋無所不至同齋高朗喜客飲酒必醉先生不能飲每為强醉以樂客同齋沒乃絶母張夫人年幾百齡卒時先生年八十矣猶孺慕不已弟台病瘵不內處先生與俱卧起者歲餘及卒撫其孤如子庶弟涵稺未諫事為植産使均於已一妹早寡養之終其身其天性孝友如此先生娶於陳生子雲鴻文學稱家嘗為

崑山縣陰陽訓術側出子復郡學生女三長適崑山縣學生許貞次適徐襄又次適太學生吳江史永齡孫男一人履女二人曾孫男一人女二人先生所著詩文曰石田稿總若干卷他雜著曰石田文抄石田詠史補忘録客座新聞續千金方總若干卷正德四年己巳先生年八十有三八月二日以疾卒於正寢於是雲鴻先卒數年矣復乃相其孫履治喪以七年壬申十二月廿日葬先生於所居之東某鄉某原屬將求銘當世有道以



信於後俾其有述其辱再世之游耳受目臑知先生爲詳遂不克讓用論次如右謹狀

南京太常寺卿嘉禾呂公行狀

祖考嗣芳萬泉儒學教諭累贈通議大夫南京太常寺卿妣顧氏累贈淑人

考原翰林院學士贈禮部侍郎謚文懿妣徐氏封太淑人

貫浙江嘉興府嘉興縣甲乙鄉呂嵩年六十






三狀

公諱憲字秉之姓呂氏為嘉興人先宋時有諱玹者以碩儒顯於時玹生茂卿仕元為提舉茂卿生仲雄仲雄生伯誠俱不仕伯誠生嗣芳仕國朝為萬泉儒學教諭生二子長本景州儒學訓導次原翰林院學士贈禮部侍郎謚文懿公之考也母徐氏初封宜人累加太淑人公生正統己巳七月辛卯自小穎異甫七齡從文懿授書未嘗挾冊呻吟文懿篤遣乃就席按文疾讀一過目

而數百言已成誦矣比成童諸書多已淹洽操筆為詩

文已多警語一時長老先生咸畏下之性尤慧解天順

初京師不雨彗星犯牵牛時文懿柄國頗以為憂公侍

側言歲凶常數小人之厄也星變實聖人復辟離燭萬

方當無他虞所憂者援立之人失望而怨或恃恩驕誕

不可不慎也及曹賊竊發文懿方入朝毋顧聞變泣曰

兒及禍矣公曰大人甫出而難作當猶未至且賊舉火

向内恃有應也而不得入豈朝廷有備乎頃當撲滅矣

已而皆然文懿以母憂卒於家公年十五入訃于朝上悼惜顧羣臣欲授公中書舍人格于例不果已而補國子生遣還郡守楊公繼宗為延師教之師顧公所學出已上遂遜去曰吾不能為若師也服闋還朝詔令内閣辦事明年丁亥拜中書舍人時年甫弱冠鋭志于學譽聞籍籍起辛卯上疏乞應試言者劾公矯枉沽譽且命官不應得試上特許之是歳中順天鄉試録其程文以傳自壬辰至乙未凡再試禮部皆不中遂不復就試已

亥中書滿九載陞禮部主客司員外郎辛丑陞本司署郎中壬寅真授本司郎中琉球乞歲一入貢自言小國事大國如子事父若再歲一朝則定省闊而音問疎矣公析之云既知父子之禮何緣屢逆父命已而廣東守臣上言夷人生事擾民不宜聽其請入乃服公先見西回回夷援例奏請廣東海道歸國朝廷將從之公執不可曰故事如此不宜妄有改易以啟他覬因檄錦衣衛訪草欲薦之夷人懼而止計所省有司經費千萬丙

午陞南京太僕少卿戊申孝宗登極公上言乞不許州縣改委官吏及減省拽擠乳牛倰處置操備馬匹免徵首蓿種子四事癸丑萬壽節公奉表入賀上言節財用激貪殘教戚里起宿學久委任等六事是歲改南京通政使司右通政尋轉左通政丙辰陞南京太常寺卿太常掌祀事頗多更格文移檢閱往往困塞公集累朝更格故事為太常條例事至按籍行之故在官無謬誤而事亦易集已未詔求直言公上疏言立誠信習禮樂查

署户脩祭罷尊前王表英靈賞年勞重供薦備牲牢免雜役追逋欠清廚役凡十有二事皆本寺獘政多見施行先是禮儀怠廢春秋丁有事文廟科道官多不與祭公移文督之有知豺獺之報本何登蹄之遽忘之語會太廟時享不以新菓監察御史劾公不敬公舉高皇敕旨復之御史乃無言然自是不悅於當路矣已而科道交章論列謂公冒進不止公上疏言臣立朝四十年出處遷除自有本末冒進之言臣實恥之乞致仕不允

會太淑人卒遂乞解官持服詔工部遣官營葬命有司諭祭服闋再授南京太常寺御前後在太常六年庶事多所緒正令上登極再乞致仕有旨令馳驛囬而公已先還矣時年五十有九既歸日以詩酒自樂絶口不及時事逆瑾用事方督過諸大臣雖家居不免公益韜斂憂畏閲四年爲正德辛未六月三十日戊申以疾卒于家年六十三積階自承事郎七轉至通議大夫先夫人沈氏廣州知府琮之女有賢行初封孺人加宜人累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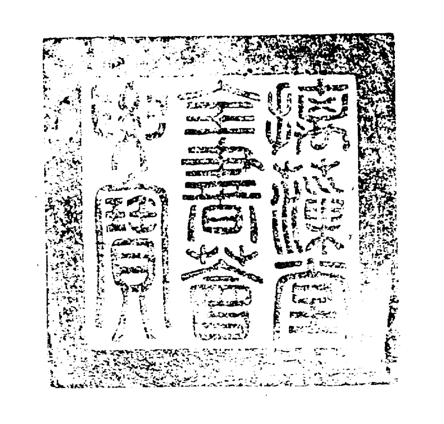
淑人後夫人陸氏封淑人子男五人言沈出廕補國子
生為處交俱側出學陸出婦項徐周毛陶皆令族孫男
四人女六人公性資開朗而風儀緼藉與人處悃欵有
情致居官甚廉而不為矯枉暴白之行平生未甞發人
陰私尤不念人過初應試被劾或言同官某所為公不
以為然後同官以剛直得罪中官幾陷不測公曲為庇
護禮部時有主事者倚時貴多所陵轢他同官不能堪
公曰勢亦易過姑俟之已而果敗謫淮安通判而公適

為太僕有相臨之分待之如初其待僕從尤有恩義故事卿監從臣得役辦事官擁輿持刺往往皆其人公深以衣冠為辱曰若曹他日皆當長人吾不忍若為此態也在侍從二十年未嘗輕役一官下人過誤犯輒行遣雖不為姑息而亦未嘗鉤距罪人若吏牘章程皆有限列闌決精敏人亦不能欺也公雖生長貴族而貧終其身不喜姱侈生理靡容一無所問惟好學不倦自志學至老未嘗一日廢書雖以夏侯氏書應舉而尤喜毛詩

周易在太僕時讀易凡三終諸子若史若他文集莫不貫總而左氏兩漢書尤精洽少接諸老先達諳國朝故事雅善談論對客舉一事必深竟顛末舉止詳雅奕奕如聽承聽者傾注喜為詩日必三數篇操札輒就若不經意而出語雄渾用事精當往往追躡古人一時宗工讓能焉其文尤嚴整有法無愧作者而詩名大㬎遂用揜其所長然公惟以自樂未嘗矜人故人始或忌之終亦不厭其多能也晚歲居休益事隱約浮沈里閈若初

未嘗有官者郡邑讌會或不時往而鄰里有召輒赴曰彼貧人不易為具不可負也其宅心淳厚往往類此故死之日自郡邑大夫而下至于販夫牧竪莫不嗟惋相弔謂善人亡矣嗚呼此豈有勢與力致之哉言以卒之明年某月日葬公縣之長水鄉祖塋之傍將乞銘于太史以某通家相知俾有述焉比先公官太僕寔公同寮某因得給事左右竊聞緒餘于今二十年雖不敢謂為知公而行事之詳耳受目矚庶不失之誣云

甫田集卷二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黄昌禔
謄録監生臣蔡枝華